

世說新語補

六

成瀨家藏書	一冊之內	倫理類	諸子門	第五十四號	第二部乙
-------	------	-----	-----	-------	------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

宋 劉義慶

梁 劉孝標

宋 劉辰翁

明 何良俊

王世貞

王世懋

李 贄

張文柱

撰

注

批

增

刪定

批釋

批點

校注



品藻下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

使百僚隼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

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就愈

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

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

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

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世論温太真是過江第一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温常失色温氏譜序曰

封於温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支道林曰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簡文初封

或問江左諸人優劣顏光祿曰周伯仁之正鄧

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

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

爾以懷祖得隘故也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

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濤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義之而高勝胡之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

三云道王比卽非得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世目殷中軍思繹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世才經東險淵源蒸燭之矚豈喻日月之明也

劉云人同

○下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二反方於事上好下佞也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惜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不穢尤惜財物王郝志性儻亦同乎

劉云有尊謝輩何之意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士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也

王云此方言意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飛非譽之也

劉云儵奴北人又云語甚有骨王云劉尹大是乃薄人

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
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飛
郗司空家有儵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
問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愨別傳曰愨字
太宰鑒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王曰此
私暱等交游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
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
方回故是常奴耳

劉云如此言高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
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
美中典書曰裕以心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身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劉云論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僂傷其道理本
真率巧則乖其教道唯虛僂僂
撫軍問殷浩卿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如云此不肯遜又不敢競之辭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
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王云妙於自誇晉書收一卿字何嘗千里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
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桓
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

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兆兆清
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
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
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
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
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
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
邪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
鉞使入朝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
忝朝政

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劉云此語甚長
八格價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你
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續晉陽秋曰
殷浩為揚州欲以抗桓
桓素輕浩未之懼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入差可
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第
謝氏譜曰奉弟
聘字弘達歷侍

尉卿學義不及孔巖
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
山陰人父儉黃門侍郎巖
有才學歷丹陽太守尚書
西陽侯在朝多所居然
居然

北占士克甫卷之十一

自勝言奉任天真也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續

陽秋曰桓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擊律加以標悟省率焉為士蒙

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

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

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承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

畧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

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賢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

劉真長字道思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不相得故為優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

薄之言謂勝之也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

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巖也孔思未

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

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玄小字也胡兒竝在坐公問

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

劉云非謂公問那知許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事
王云樂令素著
重不忍有此論
然極是扶植世
教誨

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於是李潛然流弟曰趙

歷吏部郎平陽太守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疇進璽

綬亡伯雅正耻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

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

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
治至於篤其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

侍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

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

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反改授臨川太守
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

多脩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
喻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
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
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二倚牀邊

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詔音令

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備
其談詠虛勝理會

所歸王濛畧同而叙
致過之其詞當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

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

劉尹詔令亦屬
琴行

劉云有佳

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

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各稱居萬上也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

劉云似其子而實林公

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

未三十七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温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

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

劉云外貌

劉云

爭名

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

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

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

豐豐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使人憚慄恒

如有生氣

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

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腹因持璧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

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

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蜎

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李志

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

官名

官名

曰志字温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
騎常侍父慕純陽冷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
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
淳慤則天下無姦民
可結繩致治外才智無聞功迹俱
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謝邊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

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威戎伶
朗達有儒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

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
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
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子猷寒温
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

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放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

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
帝文

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
媚妙絕時論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
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
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亡日見
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
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
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
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

流之冠也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
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

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
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此官五主更請莫能

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
飯葱菜以觀其意呼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
皆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
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
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清交丹不肯見後
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
磊丹一往尹之時賓客滿庭丹表褐不完入門
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
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
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
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
陵羣萃司馬相如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
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
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
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
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帷條器市中為入
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
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猶鼻

居市不耻其狀疾避官茂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 ○ 有人問袁侍中

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

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

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辯然門庭蕭寂居

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

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

鈔穰清悟嘉賓故自止

謂超拔也

中甜人共論少正卯孔子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

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二三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及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盜跖名曰盜跖盜跖徒卒九千也不可以不除盜跖名曰盜跖盜跖徒卒九千
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宄室掘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人保萬民苦之孔子往說之盜跖乃方休卒徒泰山之陽膾炙而舖之孔子前見謁者盜跖大怒曰如明星髮上指冠曰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將以子肝益畫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之膽

充膳盜跖為甚顏光祿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
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眾
莫能屈

〇〇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
言人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
多方其書五
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卯有毛雞三足馬有
卯犬可為羊火不熱日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
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
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面也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第王睹戶前睹王藥問
小字也問
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

物為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〇〇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謚字雅遠
丞相導孫車騎劭子
有才器襲爵武
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

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
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
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

此論

〇〇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
瑾字仲璋南
陽人祖退父暢暢娶王羲之女
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大
傳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榼梨橘柚各有

王云亦自尊其
父耳王中郎記
可便錄一

其美莊子曰植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晉安帝紀曰仲桓玄時仲文有器貌才思

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

得及此也

○王季琰與兄元琳並有美稱季琰又出元琳右

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法護瑯琊僧彌難為

兄僧彌難為小字

○補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款接笑曰此人不可

無南史曰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不可有一行則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

○補齊神武言崔陵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適魏書

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陵所為仕至東

兗州刺史

○補霍王元軌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

封吳王少多才藝太宗嘗問羣臣朕子弟中孰賢魏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

自失上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也改封

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

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

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莫

教習水戰。因而于上游戲。池周廻四賦詩。羣臣

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唐詩

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死。母

鄭方。姪夢。巨。人界。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昭容

生。踰。月。母。戲。曰。稱。量。春。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

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夫。來。內。掌。詔。命。中。宗。立。

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

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

羣。臣。所。賦。賜。金。爵。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太

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其

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唐。詩。紀。事。曰。宋。之

與。沈。佺。期。劉。乂。濟。娟。附。易。之。及。敗。貶。瀋。州。參。軍。

沈。宋。景。龍。中。誦。事。大。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

復。往。諧。結。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賦

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齊。宗。立。以。兪。險。盈

惡。流。欽。州。賜。死。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

中。考。功。郎。受。賊。劫。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

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

侍。宴。為。弄。辭。悅。帝。賜。牙。纁。尋。為。太。子。詹。事。唐。書

曰。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又。移。時。一。紙。飛。墜。乃

與。宋。之。問。齊。名。時。稱。沈。宋。又。移。時。一。紙。飛。墜。乃

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微。臣

雕。朽。質。羞。覩。豫。章。材。益。辭。氣。已。竭。宋。猶。陡。健。舉

沈。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迴。雙。星。遺。舊。石

孤。月。隱。殘。灰。戰。鶴。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緹

騎。遶。堤。柳。幔。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鑄。杯。微

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宋。詩。曰。春。豫。靈。池。會。滄

波。帳。燬。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迴。節。璣。莫。全

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鑄。飲

比。沾。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十一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十四

周文樂汾歌漢武材不
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補宋世嘗曰莊周為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玉

恭高似孫子略曰道德三千言辭潔旨謚澹然
潛若老於玄者而泓崢蕭瑟乃欲超遙於老氏
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偶儻峻拔無一毫蹈
襲沿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進演如
長江長河滾滾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
號澎湃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搏率以荒恠詭
誕狂肆虛眩不近人情之說警亂而自呼至於
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壞新亦一代之奇木
乎戰國多奇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曾連
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
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
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怒怒乎方
是時天下人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斬然一律

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忌以
放乎辭矯矯世之私曾不一而亂天下之過特
不可免於中若其言托孔子以自致其過者二
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
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狎聖侮道茲亦甚矣
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
淹六代祖玄則為宋弘儒江左號王先生受其
道者口王先生業授門人中子之父銅川府君諱隆
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開皇四年文中子
生府君筮之遇坤之師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
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眾正可
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
之志名之曰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見隋
文帝奏太平十一策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後
再徵不至謂所親曰我高祖始家於河汾有墳
壠於茲四代矣有敝廬在茅簷土堵撮如也道
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
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十四

遠而至。咸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大業十三年。有疾。謂門人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謚曰。文中子。悉次其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共列為八十六卷。朱熹論曰。仲淹生平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及其無以自託。乃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五帝三王之列。今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足以知先大後天之相為曹劉顏謝之詩。是豈足以知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益

李云朱子自述

李云此言大謬
見在通後矣

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列為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為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主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

規箴上

○補嚴子陵。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濟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終不能屈。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音腰領絕。侯

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

皇甫謐高士傳曰霸與光

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少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及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不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為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洽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若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奏

北齊書卷之十一
市

高義方造馬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為書曰伏

聞高問為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小雅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

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棲白屋之

士天下歸德史記曰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

媿追請徑去漢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

之議三國志曰陳思王植建安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幾為太子而植任性不自彫勵文

帝御之以術官人左右並為之說故定為嗣曹

公丁日諮於賈詡魏略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有良平之奇太祖領冀州牧以為太中

大夫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才名方盛

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

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

孜下進于道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

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

子也於是太子遂定魏志曰紹愛少子尚欲以為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

七占世說補卷之十一

辛評郭圖等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紹卒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太祖軍至西平譚尚舉兵相攻皆敗走劉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表死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讐隙至於傾覆

補

蜀先主嘗因早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

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填枕臥語無所為屈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

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

入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鏡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悉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別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

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

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直疆諫以其宗族疆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合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

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

輅別傳曰輅王洛陽何尚書問易中九事皆明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業思文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右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

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鉞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善虛滿雖相受益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為衰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下曰大壯謙則衰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柔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曰此老生之長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踈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

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嘜浮萍永寧曠士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

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

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上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

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

良妙康每蕭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

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木在乎識木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木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凌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

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

帝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

每欲取落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羣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齋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央太子不知所對。買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遂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泓具章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羣。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賤汝家。妃由是怨羣。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音諸公贊曰。郭豫字泰寧。名早。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太。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

劉云非夫

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猶漢之樓護。漢書近。遂死於儿下。故懼之。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郭氏憚之。夷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劉云但意不在
錢言錢何害之
王云人性不同
廉食不繫貧富
王隱此言非也
王隱言王安豐
豈貧於夷甫和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婦欲試之。須問錢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行。呼婢曰。汝何堵物。

補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
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
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
乎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後為趙王倫所殺

劉云一醜讓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
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王云此乃負名

劉云終是晉人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
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
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敦切雅正皆此類也敦
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
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使
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眾
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
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觀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且

入觀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官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鯁請守從數日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

陸玩拜司空

玩別傳曰是時王道和鑒前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玩德望拜

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

王云即此曹赤自可作司空

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

今乏木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

戢卿良箴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入亡後右軍

至云此規大有益交情

為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

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

甚愧

○補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

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

十斤綿與萬

李卓五此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十一

况箴下

○補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晉書曰王隱字處叔

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譜究家貧無資依

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諸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

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交體渾漫義不可解者隱之謂之曰禹惜寸陰堯命以爲司空繼鯨治

作也勞身涉勤不重釋不聞數棋祖云聊用忘尺之壁而愛日之寸陰

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

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

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玉都游宦四方華夷

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管應仲遠

作風俗通漢藝文志曰應劭篤學多聞撰崔子

真作政論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

事數十條名爲政論指切時要言辭而確當世

無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爲一通置之坐側

蔡伯喈作勸學篇後漢書曰邕所著獨斷勸學

於世唐藝文志小學類有蔡邕勸學篇一卷史游作急就章漢書注

帝時爲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

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

急可成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

皆無聞由無所述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

祖遂發書薦隱修史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

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觀以王丞相末年多

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

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

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

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實。

劉云得鄭重

可憐

王云水衿二字

未解又五教

肝情狀如畫

願公勿復談。郗遂大噴水衿而出，不得一言。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

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

或行陳不整，麀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

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爽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

太守，為楚江夏太守。相義熙初，伏誅。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

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

入土，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補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

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
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
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殷顓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
逐苟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顓
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顓答曰我病自當差正
愛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顓弗與同
且以已居小任唯當宋局而已晉陽
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顓輒
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
緒字仲業

太原人祖延父以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
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
緒不和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
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比將軍坦之弟三
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
相主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于
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
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昵恭抗表討之車胤
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王大不平其如
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欵欵曾不慮獄吏之為貴
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欵反文帝下廷
尉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
之為貴也

〇〇補

王國寶構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下曰

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帝令桓吹笛桓神色
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
奮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
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麻人
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
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為
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
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
擊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
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補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

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

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
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
而止

○補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

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
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
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燕邪聊想斯理久

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補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南史曰：靈運父瑛，生而康不慧，位秘書郎，早亡。

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

謂宣遠曰：非汝莫能。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郎幼童，傳曰：瞻幼而乃與晦曜，南史曰：曜，小字聽悟，五歲能通玄理。

歷御史中丞，彭城弘微等。宋書曰：弘微，初名密，王羲康驃騎長史，弘微等曾祖萬晉，西中郎將。

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居身清約，歷位中庶子，加侍中。

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

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

衰止。

○補王仲寶小時，叔父僧虔。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太子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黜少交，按與袁淑謝莊善，叔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

光澤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撫之曰：我不患此

兒無名，政恐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貼之。

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

紀綱，隱心而後動，誦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

愚聖所藏，在涅貴不洩，暖曖内含光，柔弱生之

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

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補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太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補孔中丞二弟在官親弟道存從弟徽頗營賊賄嘗請假

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偽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

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南史論曰觀

謂下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改覆沒

○補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

醉伏地以貂抄肉粹帝笑曰汗貂武陵答曰陛

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南齊書曰武陵昭

也母以罪誅暉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高帝雖

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暉常以

指畫空中學字遂工篆法性剛穎雋出武帝即

○補王長史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

寵未嘗處方岳

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南史曰王騫字思寂太尉儉之子也性凝簡慕樂廣之為人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輜軒填咽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支尚書加給事中

補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軍蕭季敞益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

無行善於彌縫身簡約

補

陳江州諸子多事豪侈江州不悅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塵尾蠅拂是王

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南齊書曰陳顯

達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武帝徵為侍中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畏懼之色子十餘人家既豪富與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勿以富貴凌人豫廢鬱林之勳進爵為公東昏立內懷疑流舉兵襲建鄴敗死子

皆伏誅

補

湘東王繹梁書曰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

封湘東王簡文被弑乃即位於江陵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梁太寶元年相

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遣王僧辯次巴陵繹有他志僧辯一再有功復令且頓壽陽以待兵集及綱弑棟廢

始遣東下中記室叅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

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卽下賁斂手言曰殿
下都無下意南史曰蕭賁字文貞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為湘東王
法曹參軍梁書侯景傳曰賁骨鯁士也每恨湘
東不入援嘗與王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上
無下意王深為
憾遂因事害之

〇〇補

王方慶在政府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家之曾孫官至太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唐書方慶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
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
子庸敢相近唐紀曰則天嗣聖元年二月廢皇
帝為廬陵王幽於別所仍改賜名

〇補

哲夏四月遷廬陵王哲於均州
明年三月遷廬陵王哲於房州

高宗出獵遇兩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
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

獵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羣書褚遂良曰為九經庫官至弘文館學士

〇補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之曾孫相中宗後從太平

公王謀逆伏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
唐書曰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輔之擢御史
中丞太平公主用事至忠遣使申意求為京職
召拜刑部尚書至忠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無
所賑施及籍復當國遇宋璟於道宋曰非所望
沒財產甚豐
於蕭傳唐詩紀事曰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唐書曰太平公主以誅二張

功加號鎮國睿宗誅韋氏公主與謀
由此權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補

呂大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

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

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

借裴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大唐新清通王

語曰太戎簡要

乙初為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詠院中

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

從見節籜小未成

○補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

柳州宋祁唐書曰柳宗元字子厚父鎮肅宗時

御史裏行善王叔文輩執謂二人者奇其才及

得政引內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事敗貶永

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宗元既放兵其文思益深

堙厄感鬱一寓諸文世號柳柳州年四十七卒

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待老親播州最為惡處

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

裴晉公進曰陛下唐書方待太后不合發此言

日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元和元年尊為皇太后冊

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

○補 韓魏公執政監司有非其人者崔公孺進曰公

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害人

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

魏公涑水紀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
衢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
之

○補

陳恭公

宋史曰陳恭公中昭譽以父恕任為秘
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

薛維議諡言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各曰
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
位行政士大夫無述焉不勤判亳州遇生日親
成名矣請諡為榮靈詔諡恭

族多獻老人星圖

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
一太星為老人星治平則見

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

秋分候之南郊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

湖公即白納節

趙擘吳越春秋曰范蠡既佐越
滅吳為書遺大夫種曰吾聞天

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
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彼夷已盡良犬就烹夫
越王為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不可與交子若
不可共處樂不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云將
入三江五湖人莫知其所適後有讒
夫種於王者王賜種以屬盧之劍

捷悟

○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

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

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文士傳曰魏武
為丞相修常白事知必有及覆教豫為答對數
紙以次牒之而行勅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二

十一

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慚懼笑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修

〇〇

人餉魏武一柸酪魏武嗽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嗽曰公教人嗽一口也復何疑

〇〇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擎白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

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擎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年十四號慕思肝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娥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於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彌正干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楊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
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
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
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
嚴俄操廻師時人服其幾決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為丹
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
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
橋以阻其兵而未斷大桁致帝怒大
為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召諸公來嶠至不
一本本作敢飲帝怒此則近也

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
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
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
曰徐州人
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温常曰郗於事機素暗遣
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
賤詣桓方欲其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
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賤視竟寸寸毀裂使回
還更作賤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
宣武得賤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
陽

劉云此等後人
不能其也哀哉

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皝表求申勸平北將軍
倍及袁真等嚴辨備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
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温
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補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南史曰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為豫州
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
城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一空一日上與群臣

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

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

琛對甚喜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

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履之父淡並為
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卒

○補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

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梁

書
曰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驪晉安內史顯幼
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
諮議
參軍

○補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

瑜取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

有說也彥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栗上悅南史曰蕭琛字彥瑜南蘭陵人祖

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
有舊仕至特進金紫大夫

○補

劉士章為南康相

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上里人劉劭子也機悟多能

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任

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

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

人應聲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

括地志曰兗州

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補

祖元珍

北史曰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祖焜馬

詩書父母恐其耽書成疾瑩密藏火父母寢門

侍郎以文學為彭城王叅軍

北史曰彭城王勰

見重一時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

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彭城甚嗟其美欲使

更詠乃失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悲平

城為悲彭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

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

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彭城退謂

祖曰卿定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補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

指牀龜史記龜策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

龜能行氣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龜策

○補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
 焉易曰占事知來以龜示知為占事也
 令狐相鎮淮海曰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父是
 士第開成初為左拾遺累官至吏部嘗遊大明
 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
 去水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
 除却雙鈎兩日全諸賓幕莫能辨有支使班蒙
 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
 者十寸非寺字乎點去水傍水字二人相連
 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

○補

日除雙鈎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眾
 皆洗然張又新水記載陸羽公第二下
 湖南馬希範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
 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唐同光中
 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也
 入貢莊宗五代史曰莊宗諱存勗本沙陀之種
 克用封晉王存勗有奇問洞庭廣狹山海經曰
 表善騎射代梁有天下問洞庭廣狹洞庭乃沉
 澧之交瀟湘之淵九江之口對曰洞庭至狹若
 楚志曰洞庭湖濶數百里
 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曰楚新錄
 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
 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

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

夙惠

○ ○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筭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太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筭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

也

陳大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荅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入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

云此語極未見天充勝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日月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

世說新語卷之

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必不明。

黃子琰少即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

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

其對而未知所况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

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

琬以公孫拜重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太尉遣

微戲子琰曰江夏太守而蠻多卜少子琰奉手

對曰蠻夷猶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

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

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

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

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為通

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韞後

至人以其語語之韞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

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韞大踉蹌融別傳曰

兒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

小者年中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

此世說新語卷之

王云註不知

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韞後至。同坐以告。韞曰。人小時了了。長大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

〇〇

王云謂自可傷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嘗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論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奕棋。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

王云此論甚正

〇〇〇

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或與太祖收。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裴松之曰。何以不碎。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裴松之曰。何以不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感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以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二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

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
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補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蜀志曰先主東

屯齊徐州牧陶謙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

表為豫州刺史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塔劉玄德從西塔

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殆不復能前

○補

張純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

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張儼吳錄曰張儼字子

迹擢太子輔義都尉張儼節吳人弱冠知名

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曰今南北通

好以君有出境之木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

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鏖思不辱

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

能屈僕射羊祜尚書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

何碩並結縞帶之好朱異吳郡吳人朱桓子也

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

季文愴定見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

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養力

又論難黃武初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

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

追思呂蒙張溫以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

義校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驥

裹以迅駿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

北史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賦儼

天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鶻書名作鳥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

依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雉高塘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

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

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

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鰥亦隨母在官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有子板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

列云字形譌會稽奇事二

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其偷服藥酒其父

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

○○

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

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

禽○○

○補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官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襦使入閣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晉書曰愍懷太子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之而使廢五穀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宜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

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谷日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谷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谷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

至云年歲與後

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潸然有太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三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與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

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張玄之顧敷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嘗謂顧

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

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

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

劉云非小兒語
王云不辨優劣
人自見註引經
論又恰破的

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

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

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

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

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

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

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

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

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

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補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

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

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苟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劉云竟是小兒
王云敬敬慕
此二八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復暉兒云已足不須復暉也母問其故荅曰火在熨斗中而柄執今既箸襦下亦當熨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

劉云不盡而

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冲列傳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

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殷慟哭酸感傷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王養泰小字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

牀群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

自當得賜梁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温雅家

補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左傳昭公十年注云邠

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補謝元正幼便聰惠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蘭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

舅尚書王筠。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瑯琊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父楫，太中大夫。筠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官至太子詹事。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

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南史曰：惠連，十歲能屬文。鍾嶸詩品曰：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早凋。故長轡未馳。

○○補

蘇頌年五歲。唐詩紀事曰：蘇頌，字廷碩，幼敏悟。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為中書舍人。父千里，同在禁筦，榮之。開元中，為相。裴談，本事故人。父子同在禁筦，榮之。開元中，為相。裴談，本事故

奉釋氏妻悍妒，談畏如嚴君。常過其父。唐詩紀事曰：頌，父環，字昌容，武功人。頌方誦，庾信枯樹賦

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

以正立朝，相中睿二宗。

頌方誦，庾信枯樹賦

看摧落，悽愴江濤。樹猶如此，人何以任。周書曰：徐陵，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枯樹賦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摧落，悽愴江濤。樹猶如此，人何以任。

柳依依，漢南。今看摧落，悽愴江濤。樹猶如此，人何以任。

皆歎異之。鄭梁開天傳信記曰：環初未知

堪。一日有客詣環，頌擁篲趨庭。環墜，文書客於視

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環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

族庶孽邪。若加禮收，與必蘇氏之令子也。環自

是稍親之，適有人獻兔，環乃召頌，詠之。立呈議

環大驚，驟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

及上下內難，制詔無非頌。出代稱小許公也。

○○補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年七歲時，劉昉唐書曰：高

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讀書至牧

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二卷。問奈何以臣伐

誓。孔氏疏曰：牧在朝歌，南武王問奈何以臣伐

軍於牧野，臨戰誓衆之言。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三

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又問

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

能對。唐書曰高郢字公楚渤海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

魯不食肉天子禮樂及引公羊傳著曾議累官中書侍郎

○○補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

大人常厚玄英挺之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

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

罷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暝持小鐵鎚

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

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

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因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

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劉昫唐書曰嚴挺之

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

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眷足下宜

造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請深為林甫所嫉

于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宮劍

南西川節度使

○○補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

傲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

千孫固應耳。劉昫文苑傳曰員半千晉州臨汾

人本名餘慶王義方謂之曰五百

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俶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林。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大於身。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穎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臥內。動皆顧

問必稱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補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為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宋史曰。元澤。安石之子。安石執政。除

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補

岳柱年八歲時。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達。有遠識。至大中後。觀畫師何澄。圖繪寶鑑曰。何澄。畫陶集賢學士。觀畫師何澄。圖繪寶鑑曰。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別見。事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五

李卓吾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